

戰火中的琴聲



3E 盧錦軒

和煦的曦光已然被鉛色的天幕所吞沒，悲秋時節的秋風扶過一片林，是一片由枯木落葉交織而成的一片林。空氣像是凝住了，死寂無聲，遍地皆是摧殘的碎土，碎土及枯木混合的聲響恰似一首悲悽的悲歌，響徹於耳邊。

我，是一名士兵，奉命到山的另一面執行偵察任務。隨我同行的是一位十九歲的小夥子，第一次見到他，其小麥色的肌膚及透紅的臉頰，無不透著陽光的氣息；瘦削的下巴及一對透亮的眸眼是令人最深刻的。然則，他的雙手修長且具骨感，實在與其軍人的身份不符，令人困惑不已。我們背上沉重的槍枝，攜上幾盒子彈，再拎上相機，便出發踏上未知的路途。途中，我在與他的傾談間知悉他本是名音樂家，家中世代以鋼琴演奏為生，在耳渲目染下，他也早已練就一身本領，只是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，彈得一手好琴又有什麼用呢？在戰爭之下，容不下自我。他也只好忍痛放棄所愛，棄琴從戎。

攀談間，我們已越過數座山巒，穿過數片叢林，秋風依然幽冽，鳥兒依舊哼著重複單調的曲目。「好極了，穿過那片林就是了！」我說，但在前頭帶路的他卻放緩了腳步，在周遭踱步、徘徊、沉思。抬頭看，四周早已在炮火的籠罩下成了斷壁殘垣，。凝望著眼前的一切，我想這地方以前大抵是一間學校吧？斷開兩截的黑板、被火藥燻黑的圖書、失去籃框的籃球板，彷彿訴說這裏曾經的和平與興盛。此刻，我彷彿聽到學童朗朗的讀書聲，彷彿看到孩子在走廊追逐打鬧。一切似若發生在近在咫尺的昨天，卻消逝於灰暗沉寂的今天。

走著，走著，一片廢墟儼然現於眼前，只是在廢墟中卻有一架破敗不堪的鋼琴，孤寂地立於中心，成為了廢墟中的主角。他緩步向前，瘦削的身軀不受控制地抖動，黑黃的臉頰寫滿了興奮之情，眸眼間有晶瑩悲慟的淚水在打轉，是久別重逢的歡愉，亦是歷經無數曲折的無聲怒吼。

他修長、靈巧的手指於黑白相襯的琴鍵上飛舞，時緩時快，時而起伏，時而交錯。琴聲悅耳，於林中迴盪，於山間悠揚，向無垠的土地擴散。我凝望著他的背影，軍綠色的服裝掩飾了他最絢綺、最耀目的一面。他駐立於危機四伏的戰場上，鳴出和平的讚歌，是對戰爭的控訴，是對和平的嚮往，更是對自己熱愛的東西的一種交代。即使殘忍的戰爭奪去他彈奏鋼琴的權利，他依舊熱衷著、銘記著。他或等著一個機會，將清脆優美的琴聲送到這塵世間，令萬物為之陶醉、忘卻戰爭的冷酷無情。我不禁打開老舊的相機攝下這動人的一幕，將其嵌入我的記憶裏，永久封存。

夕陽溫熱的餘暉隨著悠長的琴聲及沙沙的落葉聲，重現人世，穿過無序、稀疏的雲層，印在交錯重疊的枯葉上、映在破舊不堪的鋼琴上，包裹著、照耀著渴求和平的我們。我們的身影被無限拉長，只是隨之而來的是，一聲震耳欲聾的槍聲……

<完>